



〔波兰〕普鲁斯著

傀儡

A decorative floral motif, resembling a stylized flower or a traditional Chinese ornament, is positioned behind the title. It features a central circular element with radiating petals or leaves, rendered in a light, textured style.

傀儡

〔波兰〕普鲁斯著

庄瑞源译

下

上海译文出版社

Boleslaw Prus

Lalka

本书根据 Kurt Harrer 德译本 “Die Puppe” 转译
Aufbau-Verlag, Berlin 1954 年

傀 儡

[波]波列斯拉夫·普鲁斯著

庄 瑞 源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67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商务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37.25 字数 764,000

1978 年 6 月新 1 版 197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原上海文艺版)

书号: 10188·23 定价: 3.50 元

上下两册

第八章 灰色的日子 和血腥的时刻

从华沙搭上到布罗姆堡①的火车动身以后一刻钟，伏庫尔斯基意識到自己处在两种明显的、虽然极不相同的情况中：车厢中非常凉爽，他自己却沉入一种奇怪的昏睡中。

他自由自在地活动，头脑是清醒的，思想明晰而迅速；可他对什么也不关心：既不关心誰跟他同行，也不关心他到哪里去，以及为什么去。他离开华沙越远，这种淡漠心情就越明显。到普罗茲柯夫时，从开着的窗子打进車里来的雨点还使他感到高兴；过了格洛齐斯克，那陣来势汹汹的雷雨甚至使他稍微振作了一下：他甚至希望閃电把他打死。但在雷雨过去以后，他又陷入了先前那种淡漠的情緒中，对一切又都无所谓了。坐在他右边的那个乘客靠在他肩上打起瞌睡来，对面座位上的那个旅伴脱掉了鞋子，把一双脚搁在他的膝盖上，虽然脚上穿的是干净袜子——对这一切，他也毫不在乎。

午夜时分，他又落到了一种奇怪的状态中；一会儿他感到睡意袭来，一会儿对周围一切更漠不关心了。他用窗帘遮住灯，闭上眼睛想，这种异样的淡漠感会随着太阳出来而过去的。但它并没有过去。相反地，一直到早晨，还在有增无已。这种情緒并没有加深他的忧思，但也沒有給他带来轻松感。

后来，人家查看了他的护照，随后他进了早餐，重新买了一張車票，叫人把行李送到另一列火車上，又繼續前进。又一个火車站，又一次換車，又再上路……車子轟隆隆地响着，顛簸着，火車头不时拉着汽笛，然后停了。車厢里走进来两三个說德国話的人……以后說波兰話的旅客完全沒有了，車子里全是清一色的德国人。

这时候，窗外的风景也改变了。出現了一些用圍牆圍起来的树林；树木相隔得那么均匀，象士兵站队一样。那些麦秸頂的农村小屋不見了，越来越經常地掠过两层楼的瓦頂屋，屋前有着小花园。車子又停站了，又得吃喝东西。到了一个大城市……哎啊，这好象是柏林呢！……又行进了……走进車厢来的仍然是些說德国話的人，但他們說話带着另一种土音。随后黑夜来临，睡覺了……不，那不是睡覺，依旧是那种淡漠情緒。

两个法国人走进車厢。車窗外的风景完全改变了：寬广的空間、丘岡和葡萄园。这里那里，从树木后面显现出一幢幢高高的平房，古老但很結实，爬滿常春藤。又是一次行李檢查，又是換車。两个法国人和一个法国女人走进車厢，他們引起一陣喧嘩，倒象他們有十个人似的。他們显然受过高等教育；然而他們却大笑著，交換了几次座位，而且向伏庫尔斯基道歉，为了什么，他自己也不知道。

在一个火車站上，伏庫尔斯基給苏辛发了个电报，地址是“巴黎，巴黎大飯店”，他把电报稿和錢一起交給了列車員，也不在乎付了多少錢，电报能不能送达。在下一个火車站上，有

① 波兰西部的一个城市。

人把一迭鈔票塞在他手里，这时候車子就开动了。伏庫爾斯基发觉，夜又降临了，他又陷入了一忽儿睡意蒙眬，一忽儿非常古怪的麻木不仁的状态中。

他的眼睛是閉着的，但他的思想在活动，而且反反复复告訴他：这会儿他在睡覺，这种古怪的漠不关心的情緒到了巴黎就会消失的。

“巴黎呀！巴黎呀！”他仍然自言自語地說。“多少年来，我就在梦想着它！但这已成为过去了……一切都成为过去了！”

早上十点鐘，又到了一个火車站。火車停在一个拱門下；吵鬧、尖叫、奔跑。有三个法国人同时向伏庫爾斯基跑过来，自愿替他效劳。忽然有人一把抓住他的膀子。

“喂，斯丹尼斯拉夫·別特洛夫維奇，幸而你来了！”

伏庫爾斯基对那个紅臉的淡黃胡須的魁梧汉子望了一会，終於說：

“啊，苏辛！”

他們互相擁抱起来。陪苏辛来的是两个法国人，其中一个把伏庫爾斯基的行李票拿去了。

“幸而你来了，”苏辛說着，又再吻了他一下。“在巴黎沒有你，我已經在担心要失敗了……”

“巴黎呀……”伏庫爾斯基在想。

“这跟我的关系倒不大，”苏辛往下說。“你跟你們的那些坏透了的貴族結成一伙，变得驕傲起来，对我的事就全不过問了。但我为你可惜丟了那么多錢……你会損失近五万卢布的。”

那两个陪苏辛来的法国人又出现了，告诉他们现在可以走了。苏辛挽着伏庫尔斯基的胳膊，领他到一个广场上，那里停着许多载客马车，以及单马和双马驾驶的马车，那些马车夫不是坐在前头的驭手座上，就是高高地坐在客座的后面。他们走了几十步路，在一辆双马驾驶的马车旁边站住了，车门边有个穿制服的仆人。他们坐上去，车子就开动了。

“看呀，”苏辛说，“那是辣斐德路，这一条是马仁街。我们车子一直沿着辣斐德路走，走到歌剧院旁边的饭店。我告诉你，这是一个奇迹，而不是城市！喂，如果你先看见了香榭丽榭大道或是塞纳河跟里伏利街之间的一带地区的话……唉，我告诉你，这是一个奇迹，而不是城市！只是女人们打扮得有一些过分。但这里充满着另一种气氛，另一种风趣……你来了，我高兴得不得了；五万卢布，或者还更多一些，那是非同小可的……你看这是歌剧院，那里是佳标西大街，这儿就是我们的住屋……”

伏庫尔斯基看见一幢高大的五层楼楔形建筑物，二层楼围着一道铁栏杆。这幢屋子坐落在一条宽阔的街道上，两边栽着还不曾长高的树木，街道上挤满载客马车、私人马车、步行的以及骑马的人们。人群是那么杂沓拥挤，好象半个华沙城的人都跑到这里来看一件什么意外的事；街道又光滑又平坦，象镶木地板一样。他明白自己是在巴黎的中心区，但他既不兴奋，也不感到好奇，他对一切都毫不在乎。

那辆华贵马车驶进一个富丽堂皇的大门，仆人开了车门，他们下了车。苏辛挽着伏庫尔斯基的胳膊，把他带进一个小房间，突然间这个小房间向上升起来了。

“这是升降梯，”苏辛說。“我在这里有两个房間。一个在一楼，每天一百法郎，另一个在二楼，十个法郎。我也給你开了一个十法郎的……毫无办法……正在开博覽会呀。”

他們走出升降梯，跨进走廊，随即来到一个陈設华丽的房間，那里摆着桃花心木的家具；一張寬闊的床，上面挂着帳子，一个柜門上装着一面大鏡的柜子。

“坐下吧，斯丹尼斯拉夫·別特洛夫維奇。你想吃还是想喝，就在这里还是到飯厅里？好啦，五万卢布是你的了。我非常滿意。”

“告訴我，”伏庫尔斯基第一次开口，“我凭什么可以得五万呢？”

“也許更多一些。”

“好，可是凭什么？”

苏辛倒在一張靠椅上，捧着肚子，哈哈大笑起来。

“哦，凭你这一問，就該得錢！別的人不問凭什么撈到錢，只是說：‘拿来吧。’只有你想知道：我凭什么賺了那么一笔錢。啊，你这个老兄！”

“这不是答复。”

“我这就給你答复，”苏辛說。“首先是为了在伊尔庫茨克的那四年工夫，你教我懂了许多事情。要不是你，我就不是今天这样的苏辛了。好啦，斯丹尼斯拉夫·別特洛夫維奇，我不是你們这一类人，我以德报德。”

“这也不是答复，”伏庫尔斯基又說了一遍。

苏辛聳了聳肩膀。

“別再在这房間里要求我說明了，到樓底下你自己会明白

的。可能我买一点巴黎的裝飾品，但也可能买十几条商船。我既不懂一句法国話，也不懂一句德国話，所以我需要一个象你这样的人……”

“我对船只不內行。”

“尽管放心。我們在这里找得到鐵路、航海和軍事方面的工程师……我的問題不在他們，而是在一个替我、代表我利益說話的人。这有什么关系，告訴你吧：到下面去的时候，眼睛耳朵要放尖些；可是一离开那里，你就得把一切都忘記，好象你的記憶力消失了似的。斯丹尼斯拉夫·別特洛夫維奇，这件事你是办得了的，其他的可別过問。我賺到百分之十，我把我賺的錢中分百分之十給你，事情就是这样。目的怎么样，拥护誰，反对誰——你別問。”

伏庫尔斯基一声不响。

“四點鐘，一些美国和法国的厂主来找我。你能来嗎？”苏辛問。

“好的。”

“現在你到城里去玩玩嗎？”

“不。現在我要睡覺。”

“那好吧。我們上你房間去。”

他們沿走廊走了几步，来到一个跟苏辛那个一模一样的房間；伏庫尔斯基一头倒在床上，苏辛蹣着脚尖出去，小心地把門帶上。

苏辛走后，伏庫尔斯基閉上眼睛想进入睡乡——正确一点說，甚至不是想睡，而是驅逐掉一个討厭的幽灵，这个思想上的幽灵就是使得他从华沙逃出来的……有一度他仿佛觉得这

个幽灵已经消失，它依旧留在华沙，正在克拉科夫郊区和烏雅茨多夫斯基路之間徘徊着，怀着不安的心情到处找他。

“他在哪里？到底在哪里呢？”那幽灵在低語。

“但要是它跟踪着我呢？”伏庫尔斯基問自己。“那么，在这里，在一个这么大的城市里，在一家这么大的旅館里，它一定找不到我！”

“也許它已經找着我了呢？”他脑中閃过这样一个念头。

他把眼睛閉得更紧，开始在那彈簧垫上輕輕搖着，他觉得它特別寬闊，又非常富有彈性。两种不同的嘈杂声吸引了他的注意：門外，飯店的走廊里，人們在說話，在奔跑，好象剛剛发生了什么事情；窗外，从街上傳來各种各样的鬧声——車輛的嶙嶙声、鐘声、人声、号声、枪声，以及天曉得还有別的什么声音。这一片声音听来都是低沉的，象从远处傳來那样。

后来他觉得好象有个什么黑影从窗口往里張望，过了一会儿，又觉得好象有人在那长长的走廊上走着挨家敲門，問道：

“他不在这里嗎？”

当真有人在那里走着，在那里敲門，甚至在他住的那間門上敲了一下；但因为沒有听到应声，就往前走了。

“他找不到我！找不到……”伏庫尔斯基想。

这时他睜开眼睛，吓得毛发悚然。他看見对面有个跟他这房間一样的房間，有一張一模一样的挂着帳子的床，床上睡的……是他自己！

他亲眼看見，在这里，在他非常寂寞、一个人在沉思的地方，一个推却不住的見証人——他自己——在陪伴着他，这惊心动魄的一幕是他有生以来从未碰到过的！

“多么古怪的偵探活动，”他悻悻地說。“这些装着鏡子的櫥柜样子多蠢笨……”

他从床上一跃而起，那个面貌相同的人也同样迅速地跳起来。他跑到窗口——那个人也同样跑去。他急忙地打开箱子，要換衣服，那个人也同样在換衣服，显然打算进城。

伏庫尔斯基意識到必須逃出这个房間。他所以逃出华沙，是因为有个幽灵跟随着他，現在它已經在这里了，就站在門檻边。

他洗了臉，換了一身干淨衣服。这时才剛剛十二点半。

“还有三个半鐘头！”他想。“在这个時間內必須做点什么事。”

他剛剛開門，那个老說“Monsieur?……”^①的仆人就已經站在他前面了。

伏庫尔斯基吩咐他領自己到楼梯那里，給了他一个法郎，就象一个被追捕的人那样从三层楼上跑下来。他跨出大門，在人行道上站住。街道寬闊，两旁栽着树木。有五六輛私人馬車和一輛車廂里車頂上都挤滿乘客的黃色載客馬車正打从街上駛过。右边，远远的什么地方現出一个廣場，左边，在飯店附近，有一个帆布篷，底下紧靠人行道摆着一些小圓台，男男女女圍桌而坐，正在喝咖啡。男人穿着敞領上衣，鈕孔里插着花或花結，坐在那里，高高地迭起两腿，不过話得說回来，跟旁边那幢五层楼房屋相比，这种姿势倒是挺合适的；女人們嬌小柔弱，皮肤晒成了棕色，眼睛中充滿了热情，穿的衣服却淡

① 法語：先生。

雅朴素。

伏庫爾斯基向左边走去，轉过街角，瞧見了另一个帆布篷，在底下，人們紧挨着人行道喝着什么东西。这里至少有一百个人；男人們样子非常放肆，女人們显得活跃而亲昵，举止随随便便。街中央一輛接着一輛駛过由单馬和双馬駕駛的馬車，人行道上拥挤着匆匆忙忙的行人，那边大道上駛着黄色和綠色的載客馬車，橫路上駛的是棕色載客馬車，車里塞滿了乘客，連車頂也有許多乘客呢。

伏庫爾斯基站在广场当中，这里是七条街道的交叉点。他数了一遍又一遍，还是七条街……往哪条街走呢？……也許向那綠樹成蔭的地方走去吧……瞧那边两条街十字交叉着，两旁栽滿了树木……

“我沿着飯店順路走去吧，”伏庫爾斯基打定了主意。

他向左边拐了半个弯，就驚訝地停住了脚步。在他面前聳立着一所巍峨的建筑物。

底层是一排拱廊和雕象，一层楼上有些粗大的石柱和比較細的大理石柱，上面安着鍍金的柱頂，屋頂四角裝着雄鷹和鍍金的雕象，它們凌空騎在同样也鍍金的馬匹上。前面的屋頂比較平坦，后面却是个帶頂子的圓屋頂，再后面是个尖屋頂，尖頂上也裝着一些雕象。到处是大理石、青銅、黃金，到处是柱子、雕象和淺浮雕……

“是歌剧院嗎？”伏庫爾斯基想。“这里的大理石和青銅真比整个华沙的还要多！”

他想起他那家鋪子，那为城市增光的商店，不禁羞慚得臉紅。他往前走去。他觉得他才跨出一步，巴黎就使他惊倒

了——他对这一点感到心滿意足。

私人馬車、載客馬車和行人驚人地頻繁起來。每走幾步路就可以看到陽台、小圓桌和坐在人行道旁的人們。在那輛後座坐着一個仆人的馬車後面，有一輛狗拉的車子在行駛；一輛載客馬車趕過了它，後面是兩個抗東西的人，接着又是一輛雙輪小車，稍後是個女人和一個騎馬的男人，緊接着又是無窮盡的車子行列。人行道旁停着兩輛手推小車，上面擺滿鮮花和水果，對面是兩個烤面餅的、一個報販、一個賣舊貨的、一個磨剪刀的，和一個書販。

“賣舊衣！”

“費加羅報！”

“博覽會章！”

“巴黎指南！三個法郎！……三個法郎！”

有個什麼人把一本書塞在伏庫爾斯基手里，他付了三個法郎，就向另一個方向走去。他步行着，但依舊看見那些馬車，行人們都趕過了他。那似乎是一場激烈的競賽；于是他加快步伐，雖然他還沒有趕上誰，但已經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報販和書販向他沖過來，女人們望着他，男人們刻薄地取笑他。他，伏庫爾斯基，在華沙是那麼轟動，在這裡卻象個孩子那麼畏葸……但這一點卻使他感到高興。啊，要是他又變成當年那樣的一個孩子，他是多麼高興呀，那時他父親還跟朋友們商量，把他送去當伙計，還是叫他進學校。

街道在這裡向右彎過去。伏庫爾斯基在這裡初次看見一幢三層的樓房，非常感動。全是五層的，中間卻有一幢三層的樓房！多麼令人愉快的意外呀。

忽然有一輛私人馬車从他身边駛过，那里面坐着两个貴妇。有一个是他完全不相識的，另一个……

“是她嗎？”伏庫爾斯基嘟囔着。“不可能！”

虽說这样，但他还是感到一下子丧失了力气。幸亏附近就是一家咖啡館。他在紧靠人行道摆着的一張椅子上坐下；侍者来了，問了他一句什么，接着給他送来一杯凉咖啡。同时有个卖花女把一朵玫瑰花替他插在上衣上，有个报販把費加罗报摆在他面前的桌子上。

伏庫爾斯基扔給卖花女十个法郎，报販一个法郎，喝一点凉咖啡，展开报纸：

“依莎貝拉女王陛下……”

他把报纸折起，塞进口袋，沒有喝完那杯凉咖啡，就付了錢，从桌子旁边站起来。侍者偷偷地望着他；两个在揮着細細的手杖的客人，把两腿迭得更高，其中一个无礼地从单眼鏡里打量着他。

“要是我打了这个輕浮家伙一記耳光，那又怎么样呢？”伏庫爾斯基想着。“明天来一場决斗，也許他会打死我。但要是我打死他呢？”

他从那輕浮家伙身边走过，对他的眼睛望了一眼，竟使那个人的单眼鏡那間掉落在背心上，他臉上那譏諷的微笑就此消失了。

伏庫爾斯基往前走去，非常注意地打量着那些房子。那是些多么宏偉的商店呀！其中气派最不大的看来也比他那一片富丽堂皇，他那片店在华沙还是最漂亮的呢。房子都是用大方石块造成的；几乎每一层都有个大阳台，或是繞着整层楼的

鉄栏杆。

“看来好象巴黎所有的居民都感到有彼此經常保持联系的必要，即使不是在咖啡館里，也要借助于走廊。”伏庫尔斯基这样想。

那些屋頂也有点古怪：陡直笔削，上面密密地布满了尖頂和磚砌的出烟道，中間突出着鉄皮烟囱。街上，只要走上一步路，就会碰到树木或者路灯，贩卖亭或者頂上有个圓球的柱子。这里的生活节奏是那么有力，馬車和人們的急急奔赶，五层楼石砌大厦的不断建造，都还不足以表示出这种情况，不論你向哪里望去，生活的节奏洋溢在那些雕象和淺浮雕上，在屋頂的尖拱裝飾物上，也洋溢在每一条橫街上的无其数的贩卖亭上。

伏庫尔斯基覺得，好象自己从一池死水里出来，突然掉进了沸水里，它在翻涌，在沸騰，在飞溅。在家乡时，他是个成熟的有魄力的人，在这里，他却觉得自己象个孩子，任何人和任何东西在他看来都是新的。

这期间，他周圍始終繼續在翻涌，沸騰，澎湃和飞溅。既看不見人群的尽头，也看不見車輛、树木和那些使人眼花缭乱的橱窗的尽头，甚至也看不見街道的尽头。伏庫尔斯基漸漸陷入昏昏沉沉的状态中去了。他不再注意行人們嘈杂的談話，接着对小販們的一片叫卖声，最后对車輪的嶙嶙声也都充耳不聞了。随后他仿佛覺得，在什么地方看見过这样的房子，这样的車水馬龙熱鬧的情景和咖啡館；然后他得出結論，所有这一切并不是宏偉无比的；最后，他心里产生了矛盾，自言自語地說，在巴黎，固然比在华沙更能时常听得到法国話，但是声

調比較難听，發音也稍微有點不清楚。

他這麼想着，走得越來越慢了，碰到迎面來的行人也不再讓路了。當他以為法國人現在真要不禮貌地用手指指點他的時候，他吃驚地看出，人們對他是越來越不注意了。在街上逗留了一個鐘頭以後，他變成了巴黎海洋中一滴平凡的水。

“這樣也就更好！”他兀自咕嚕着。

他沿街走着，到這時為止，左右兩邊的房屋時常讓開一個缺口，現出一條橫街來。現在缺口沒有了，綿亘不斷地延伸着一片房屋的牆壁。伏庫爾斯基不安起來，他加快速子，最後終於走到了一條橫街，上面寫着：聖非埃克路，這使他感到非常高興。他記憶中閃現出保羅·柯克的一部長篇小說，不禁微笑了笑。隨後又是一條橫街，他念着路名：桑提亞路。

“我不熟悉，”他自言自語地說。

下一條橫街是波阿松尼埃路，這使他想起了一件刑事案子，隨後是一條接一條通向日姆那劇院的短巷。

他看見左邊有一所龐大的建築物，直到此刻為止他所見過的房屋中，沒有一幢是跟它相象的，他想：“這到底是什麼樣的房屋呢？”這是一所巨大的長方形石砌大廈，有一對半圓形的拱式大門。是的，這分明是對大門，正對着兩條街的交叉口。旁邊是一所小屋，附近停着幾輛載客馬車；對面是一家咖啡館和人行道，它跟街道隔着一道矮鐵欄杆。

相隔兩三百步的地方，又有一對相似的大門，兩對大門之間橫貫一條寬闊的街道。這裡的交通還非常繁忙，街上行駛着電車和三種不同顏色的載客馬車。

伏庫爾斯基向右边看，又看見兩排路燈、兩排販賣亭、兩

排树木，和两排五层楼的房屋，它们延伸到远处，有华沙克拉科夫郊区和新世界两条街加起来那么长。看不见街道的尽头，只是在远处的什么地方它越来越向天边升起，屋顶却贴近地面，以后就全都消失不见了。

“好吧，即使我迷了路，开会要迟到，我也要顺着这条街往那里走去……”

在街角上，有个年轻女人赶过了他，她的身材和动作使伏庫尔斯基非常激动。

“她吗？不！首先是她留在华沙，其次，我已经第二次碰见这样一个人了。是个错觉！……”

但是，他的力气渐渐不济，甚至记忆也消失了。他站在两条栽着树木的街道的交叉口上，完全不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在森林里迷路的人们所熟悉的那种极度的恐惧感攫住了他。幸亏来了一辆单马驾驶的马车，那车夫对他非常亲切地微笑着。

“大饭店，”伏庫尔斯基说着，就坐上去。

那出租马车的车夫随便地用手举了举帽子，叫道：

“跑吧，利赛特！^①这个高贵的外国人会因为我們辛苦了赏給我們一杯啤酒的。”

随后他侧转身来对着伏庫尔斯基说：

“公民，要不是您今天才到，就是您刚吃过一顿丰盛的早餐，我准猜对一样。”

“我是今天到的，”伏庫尔斯基回答，他看见车夫那张丰满

① 馬名。